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綠牡丹 第七回 奸兄為嫡妹牽馬

話說王倫求計於賀世賴，賀世賴沉吟一會，說道：“有了，明日到彼飲酒，莫要過飲，必須行一令。門下素知任正千不通文墨，卻不知駱宏助肚內如何。門下與大爺先約下兩個字令：或一字分兩字，或二字合一字，內有古人，上下合韻。倘駱宏助肚內通文，大爺再改。門下與大爺約定；抬頭、低頭、睜眼、合眼為暗號，雖駱宏助精細，難逃暗算。輸者，連飲三大杯，不過三回五轉打發他醉了。挨到更餘時候，大爺便無酒也要假醉，伏案而臥，門下就有計生了。”王倫大喜。二人將字令傳妥，熟練謹記，又將猜拳演熟，各人回房安歇。到明日早晨，連忙起來梳洗，吃些點心，又將昨晚之令重習一遍，分毫不錯。王倫換了一身新衣帽，同了賀世賴起身。王倫坐了一乘大轎，賀世賴坐了一乘小轎，赴任正千家而來。轉彎抹角，不多一時，來到任正千門首，門上人連忙通報。原來任正千同駱宏助因昨日過飲，今日起來的晏些，梳洗將畢，早湯點心放在桌上，尚未食用。聞報王倫來了。任正千道：“真情人也！”同駱宏助連忙整衣出迎。迎出二門，王倫同賀世賴早已進來了。任、駱相迎至廳，禮畢分坐。任正千道：“因昨日在府過飲，今日起身遲些。方纔梳洗，聞得賢弟駕至，連忙迎出門，大駕已來，有失遠迎之罪！”王倫道：“既稱弟兄，那裏還拘這些禮數！大哥，以後這些套話都不必說了。”任正千大喜道：“賢弟真爽快人也！遵命，遵命！”駱宏助亦向王倫道：“多謝昨日之宴。”任正千分付獻茶、擺點心。王倫道：“祇拿茶來吧，稍停再領早席。”任正千見王倫事事爽快，以為相契之友，心中大悅，說道：“既如此，拿茶來！”於是，家人獻茶。茶罷，談談閑話，王倫道：“煩通稟一聲，駱老伯母台前、大嫂妝次：小弟進謁！”駱宏助道：“家母年邁，尚未起床，蒙兄長言及，領情了。”王倫又道：“大嫂呢？”任正千道：“賤內不幸昨染微疾，亦尚未起來。你我既是弟兄，豈肯躲避，候他疾好，賢弟再來，愚兄命他拜見賢弟便了。”王倫道：“既駱伯母未起，賢嫂有恙，弟也不驚動了，煩任大哥同駱賢弟代我稟知吧！”任、駱應道：“多謝，多謝！”賀世賴說道：“王二哥，駱賢弟，恕我不陪，我到裏邊與舍妹談談就來。”王倫道：“當得，請便！”賀世賴拱了一拱手，往內去了。

走到賀氏住房，兄妹見過禮坐下。賀氏道：“一別二年，未聞哥哥真信，使妹子日夜耽心。昨晚聞你妹夫說你在王家作門客，妹子心纔稍放。但不知哥哥近日可好麼？想是發財的了。”賀世賴道：“自離家之後，流落不堪，幸蒙吏部尚書的公子王大爺收留，今已二載，亦不過是有飯吃，那裏尋個錢鈔？每欲來看望妹子，又恐正千性格不好，不敢前來。我前日在桃花塢，看見妹子在那對過亭子上坐著，祇是不敢過去。”賀世賴說過，賀氏道：“我前日也望見哥哥在對過亭子上吃酒，不知你同來的那位是誰？”賀世賴道：“那就是公子王倫大爺了，如今現在前廳。”賀氏道：“那就是吏部尚書的公子麼？做妹妹的看他生得好個相貌，不是個鄙吝之人。你可生個別法，哄他幾個錢，尋個親事，就成個人家了。不然，一時出了王倫的門，又是無歸無著，成個什麼樣子？”賀世賴聽妹子說前日在桃花塢已經看見過王倫，說他好個相貌，就知妹子有幾分愛慕之心，連忙答應道：“妹子之言甚是，王大爺倒是個灑銀的公子，怎奈沒個機會誑他的銀子。目下倒有一股財氣，祇是不好對妹子講。”賀氏道：“你我乃一母所生嫡親兄妹，有什麼話不好講！”賀世賴即說：“王倫在桃花塢看見你，即神魂飄蕩，諄諄懇我達意於妹子，能與他一會，情願謝我一千金。愚兄因無門可入，昨日撮合他們拜弟兄，好彼此走動。愚兄特地前來通知妹子，萬望賢妹看爹娘之面，念愚兄無室無家，俯允一二。愚兄就得這注大財，終久不忘妹子大恩也！”賀氏聞得此言，不覺粉面微紅，用袖掩嘴帶笑而言道：“哥哥，休要胡說，這事可不是玩的！你是知道那黑夫的利害，倘若聞知，有性命之憂。”賀世賴見賀氏的光景，有八分願意，說道：“愚兄久已安排妥當。”就將同王倫所約的酒令，並到更深做醉，扶桌而臥的話，又說了一遍。賀氏也不應允，也不推辭，口裏祇說：“這件事比不得別的事，使不得。”賀世賴見房內無人，雙膝跪下道：“外邊事全在我，內裏祇要妹子臨晚時，將丫鬟早些設法使開了，愚兄自有擺布。”賀氏說：“你說那一日行事？”賀世賴道：“事不宜遲，久則生變，就是今日。”賀氏道：“你起來，被人看見倒不穩便。你進來了半日，也該出去了；若遲，被人犯疑，那事卻難成了。”賀世賴聽妹子如此言語，知是允了，即爬起來，笑嘻嘻的往前去了。

及到廳上，說道：“少陪，少陪！”仍舊坐下，使個眼色與王倫。王倫會意，心中大喜。任正千道：“閑坐空談，無味之極，還是拿酒來慢慢飲著談話。”眾人說聲“使得”。家人擺上酒席，眾人入坐。今日是王倫的首坐，任正千的主席，二坐本該賀世賴，因其與任正千有郎舅之親，親不僭友之故，駱宏助坐了二席，賀世賴是三坐。早酒都不久飲，飲到吃飯之時，大家用過早飯，起身散坐，你與我下棋，我與他觀畫。閑散一會，日已將暮，客廳上早已擺設酒席。家人稟道：“諸位爺，請入席。”於是重又入席，仍照早間序坐飲酒。酒過三巡，王倫道：“弟有個賤脾氣，逢飲酒時，或請拳，或行令，分外多吃幾杯；若吃啞酒，吃幾杯就醉了。”任正千道：“這好，這好，就請一個令行何如？”王倫道：“既如此，請大哥出一令，就此行令。”任正千道：“雖有一日之長，但今日在舍下，我如何作得令官發令？”王倫道：“大哥不做，今日駱賢弟乃是貴客，請駱賢弟作令官。”駱宏助道：“朝廷莫如爵，鄉黨莫如齒，既任大哥不作令台，依次請王二哥的了。”賀世賴道：“駱賢弟之言甚是有理，王二哥不必過謙了！”王倫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有僭了。”分付拿三個大杯來，先斟無私，先自己斟了，然後又說道：“多斟少飲，其令不公。先自斟起來，回頭一飲而乾纔妙！我今將一個字分為兩個字，要順口說四句俗語，卻又要上下合韻。若說不出者，飲此三大杯。”眾人齊道：“請令台先行！”王倫說道：“一個出字兩重山，一色二樣錫共鉛。不知那個山裏出錫？那個山裏出鉛？”賀世賴道：“一個朋字兩個月，一色二樣霜共雪。不知那個月裏下霜？那個月裏下雪？”駱宏助道：“一個呂字兩個口，一色二樣茶共酒。不知那個口裏吃茶？那個口裏吃酒？”及到任正千面前，任正千說道：“愚兄不知文墨，情願算輸。”即將先斟之酒，一氣一杯。飲過之後，三人齊道：“此令已過，請令台出令！”王倫道：“我令必要兩字合一字，內要說出三個古人名來，順口四句俗語，末句要合在這個字上。若不押韻，仍飲三大杯。”說罷，又將大杯斟滿了酒，擺在桌上。不知王倫又出何令，且听下回分解。